

女人天下

上

深宫中的她们梦想把整个世界操纵在手中
以水性的、柔软的女人之身……
她们要比那些不争气的男人活得更坚强

（韩）朴钟和 著
于萌 译

哈尔滨出版社



女人天下

(上)

[韩]朴钟和 著
于 萌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2002-0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天下/(韩)朴钟和著;于萌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5
ISBN 7-80639-932-1

I.女... II.①朴... ②于... III.历史小说-韩国-现代
IV.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004 号

《女人天下》©2001 by Park, Chong-Wha(朴钟和)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yun, Wha-Soo 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 Seoul.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3 by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李战

女人天下

[韩]朴钟和 著 于萌 译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政编码:150006 电话:0451-6225161

E-mail:hrbcbs @ yeah.net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宇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455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39-932-1/I·255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622516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



姜受延 (饰郑兰贞)

曾因主演《借种》、《赛马场之路》等电影而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等许多奖项，是韩国首屈一指的实力派演员。



钱仁和 (饰文定皇后)

2002年8月荣获第29届韩国“放送大奖”的“最佳演员奖”。



陶志媛 (饰敬妃)

曾出演《纸鹤》、《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等剧。

朴钟和 (1901~1981)

韩国著名诗人、小说作家、评论家，号月滩，出生于汉城，1920年从徽文义塾毕业后参加了文学杂志《文友》的创作工作，并由此步入文坛开始创作生涯。此后他作为《白鸟》的创作人员之一开始发表涉及诗、诗评、短篇小说、诗歌戏剧等众多领域的作品。

他在创作初期主要致力于诗歌的创作并先后出版过《黑房悲曲》等诗集，从1930年开始大量创作历史题材的小说，曾历任成均馆大学教授、汉城报社的社长以及艺术院的会长等职，并先后获得过第一届“艺术院奖”、第一届“5·16民族奖”等荣誉。

他努力通过一系列历史题材的小说实现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到1960年为止，已经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历史题材小说。

朴钟和的主要作品有诗集《黑房悲曲》、《青瓷赋》；小说有《金三的血》、《多情佛心》、《三国志》、《壬辰倭乱》、《世宗大王》等。

责任编辑 李 战



致 读 者

月滩朴钟和在 1920 年从徽文义塾毕业后参加了文艺杂志《文友》的创作工作,同时由于他创作的诗《被驱逐人之歌》的发表使他正式开始踏入文坛。之后他又作为《白鸟》杂志的创作人员之一先后发表过涉及诗歌、诗评、短篇小说、戏剧等诸多领域的文章,其中以诗人身份创作的诗歌作品尤其丰富,诗集《黑房悲曲》(1924 年)就是奠定他踏进文坛基础的作品。

但是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浪漫主义诗人朴钟和逐渐转型为专业创作历史题材小说的作家,在以 KAPF 文学踏入文坛的朴英熙、金起镇等《白鸟》创作人员掀起左翼文学热潮的时候,月滩却毅然决然地固守着民族主义信念,开始创作以民族为题材的历史小说。1932 年接受阎尚燮的建议,在《每日新报》上刊载了自己的作品《金三的血》。这部《金三的血》是月滩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被认为是韩国报刊小说的第一部作品。

从此以后月滩在去世(1981 年)前一直专心致力于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先后有《多情佛心》(1940 年)、《洪迺来》(1949 年)、《壬辰倭乱》(1957 年)、《三国志》(1963 年)、《世宗大王》(1969 年)等作品问世。

这部《女人天下》是 1958 年连载刊登在《韩国日报》上的作品,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部小说不愧为一部“以历史题材小说的形式参与社会现实”(《月滩朴钟和代表作品选》序)的作品,是表现出月滩本人所具有的民族使命感的代表作。月滩通过对围绕在中宗皇帝身边的后宫嫔妃之间的明争暗斗,生动地描绘反映出当时即自由党掌权末期黑暗的社会现象之一——揭示和批判所谓“女人当权”。

《女人天下》这部作品也无疑具备了月滩小说的鲜明特点,也就是再现取材于正史中的过去的历史题材小说,这一点正是他的历史题材小说作品与李光洙和金东仁的同类型作品相比之下不同的地方。春园李光洙

여인천하

★ 人 天 下

的作品是在不脱离史实本身的常识性和一般性伦理意识的范围内添加进虚构性的创作成分，而金东仁的作品则是修正历史本身，使其符合作者本人提倡的惟美意识。但是月滩的小说作品在极高的正史反映度基础上，还可以作为报纸连载小说成为赢得大众喜爱、具有一定通俗趣味性的作品被广大读者接受，正是这一点才使月滩所具备的对于正史再创作的突出丰富的想像力和才能尽显无遗。

希望通过这本书可以让读者朋友们尽情领略到月滩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目录

致读者	1
“八仙女”之图	1
国丧	34
善恶对决	46
舆论之战的平息	60
婚姻交易	68
大婚	95
诀别	107
光明的政治	116
阴谋	137
温柔乡	146
断线的珍珠	163
新月	215

目 录

妖女登场	229
玉梅香	255
敬妃朴氏	275
妖女的微笑	296
小人之毒笑	302
贞敬夫人	309
玉梅香与郑兰贞	322
十日红	335
血浓于水	352
火光	365
新王登基	379
摄政女王	419
妖僧普雨	450
年鉴	469



“八仙女”之图

继名声显赫的燕山君之后，中宗皇帝依靠反正功臣的力量登上了皇位，在他登基后的十年间拥有了八位后宫嫔妃，而中宗本人则是燕山君同父异母的兄弟。

燕山君在母亲含冤被父皇赐死后，伤心之余也终于在自己登上皇位后开始为母亲实施报复行为，不论在朝中官职高低，也不管是男是女，他一律绝不放过。为了给母亲报仇，他拒绝一切事物，也反抗一切事物，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他这里保持完整而不被破坏的。

他对于旧有的一切制度都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所有的礼法都只不过是虚伪披上的一层华丽外衣，因此他废止了数百年来根深蒂固延续下来的礼节和法典，建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新政权。

作为一国之君，全盘否定几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沿袭下来的制度、法典和礼仪，鲜明地体现出自己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个性，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燕山君却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在他的心里，母亲曾贵为王妃，却由于遭到宫中那些恶毒势力的排挤，最终含冤死去并被葬在与一介平民没有任何区别的土坟中，他觉得母亲死后还要如此凄凉地独自一人承受孤独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坚决地把母亲的土坟改建成一座庙宇并称其为“陵”。所有反对这种做法的礼法的拥护者——王公大臣们都被驱逐出朝廷。后来，他甚至开始诅咒身边所有的文武官员，这些官员只遵循几千几百年间传承下来的礼法，他们不光是遵循这些礼法，还将这些礼法运用于为官之道中，所有事物都为此而违背了其本身的意愿，只能被传统礼法限制和束缚着。

如果不坚决采取反对的态度，他就根本无法建立以自己的个性和意志为中心的政权，燕山君派采红使分别前往全国的八个道区，把自己三千里江山范围内的所有美女都选入宫中，组成兴清和运平，把她们训练成能歌善舞的后宫三千佳丽，对于反对这一做法的成均馆儒生们，他一律采取驱逐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正是那些浑身脂粉香气、身着艳丽彩裙而且笑容妩媚多姿的宫女们。

他觉得自己狩猎场的范围太小，于是就把方圆百里之内的扬州、坡州、高阳、长湍等地都用做自己私人的狩猎场，并竖起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以告知其他人不得随意闯入，他就把这片比现在的面积要大得多的汉城当做自己的狩猎场和游乐场，骑马尽情狂奔狩猎。

紫霞门外三剑亭前清可见底的溪谷是后宫三千粉黛的沐浴之所，箭串桥开阔的田野和华阳亭前绿色毛毯般延伸出二十多公里的草地是这些后宫佳丽们娇坐在马背上，驾驭骏马奔跑玩乐之所。

燕山君的这些暴行最终被伺机起兵的武将朴元宗一党挑起的革命结束了，一夜之间他就被赶下皇位并被强制关押了起来，朴元宗一党勾结燕山君的继母尹皇后，然后把她的儿子晋城君扶上了皇位，这位皇帝就是中宗皇帝。

中宗被朴元宗一党拥上皇位之后，立即废止了燕山君定立的所有礼法典籍，重新恢复了传统礼法的决定性地位，当然他也最终拥有了宫中最受宠爱的“八仙女”娘娘。



中宗在当上皇帝之前只深爱着一个女人，那就是她的妻子。

他的妻子是一位姓慎的女子，慎氏美丽聪颖而且十分开明，中宗和慎氏之间就是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了水就无法生存，中宗如果没有慎妃，日子也过不下去。

但是中宗登上皇位的代价就是不得不忍受活生生与心爱的妻子慎氏分开的痛苦。

慎氏的父亲是当时的丞相，名叫慎守勤，他是被赶下皇位的燕山君的姐夫，也是被驱逐出宫的慎皇后的哥哥。

于是慎守勤成了燕山君的大舅子，也是燕山君同父异母的兄弟中宗皇帝的老丈人。

朴元宗一党在开始策划颠覆燕山君统治的反正革命时，最先就找到当时身为丞相，又是王后哥哥的慎守勤，试探他对此事的态度。

朴元宗提议与慎守勤对弈。

慎守勤当下应允，并与朴元宗摆开棋盘，突然朴元宗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把车杀入对方棋盘的3中心地带，这时的慎守勤已经看出来了，于是对朴元宗说道：“这样不好吧，下象棋有下象棋的规矩，大人怎么可以如此不守章法地闯进我方棋盘的3中心地带呢？”

慎守勤冷冷地说出这句话后就一把把棋盘掀翻了，朴元宗见势心中不免暗想：原来慎守勤已经看出来了！

想到这儿他连忙起身向慎守勤行了一个大礼。

“原来大监已经知晓下官的心思了。”

“我怎么会知道你心中所想呢？你到底要说什么？”

“丞相大人，目前整个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啊！”

“其实我也一直为自己没能完全尽到丞相的职责而感到愧疚！”

慎守勤不动声色地答道。

“正如刚才我们所下之棋一般，一定要出其不意地杀进皇宫大内从暴君手中夺下皇位才行啊！”

“在车有杀入中心之路的情况下当然可以采取这种手段，但是现在并不存在这样一条路，你怎么可以硬闯呢？这条路便是所谓的礼法，君王和臣子之间是有礼法的，以臣子的身份去推翻皇帝，这是没有礼法可循的，你这样做不仅会在百世之后落得一个以臣伐君的恶名，也担当不起这叛

逆的罪名啊！”

慎守勤的脸上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威严。

“那我们就只能在这种腐败昏庸的政局中等死吗？”

“你我都是为人臣者，为人臣子是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的，只有那些没有君臣之分、从未在朝中为过官的人才可以用这种方法改朝换代，这是别人才可以去想的事，是那些没有官职的老百姓才可以做的事……”

慎守勤严肃的脸上似乎闪烁出某种光彩。

“可是当前我们打算推翻昏庸政权而重新拥戴的不是别人，正是您的女婿晋城大君啊。”

朴元宗终于毫无保留地吐露出自己的心声，可是这句话仍然没能使慎守勤动心。

“即使你要拥戴的不是我女婿，而是我的亲生儿子，我作为臣子也绝对不能与你同流合污去做这等辱没君臣之道的东西，你怎么能做出这等不义之事呢？”

4

慎守勤的态度十分明确，也十分坚定。

朴元宗的声音再一次压低了。

“您是不是因为要废掉您的皇后妹妹觉得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您同意按照我说的去做，事成之后您的女儿不就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了吗？”

“你好像还是分不清公与私的区别，并不是因为今天我妹妹是皇后所以我才不愿意参与你的谋反举动，即使我女儿转眼间就能当上皇后，难道你认为我就会改变主意了吗？我的话意思就是说作为臣子绝不能颠覆君王，你不守本分大义如何能在这世上光明正大地活下去呢？”

慎守勤愤怒地抬起双眼逼视着朴元宗。

“那么在您心目中是女儿更重要一些，还是妹妹更重要一些呢？”

朴元宗步步紧逼。

“你真是不可理喻的人，小人啊！我绝不以臣伐君的决心坚如磐石，你怎么又把私人因素拿出来？什么妹妹，女儿的！”

慎守勤仍然保持平静的态度斥责朴元宗，其实他完全错了，因为他没有意识在这个时候君臣大义可能会毁了自己的一切，所以他才会如此毫不畏惧，才能如此大胆地命令和斥责朴元宗。

就在这个时候，朴元宗突然从袖子里抽出一把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刺向慎守勤并砍下了他的头。朴元宗原是一名武将，以慎守勤孱弱的力量根本无力做任何抵抗，何况外面的反正军已经把丞相慎守勤的府邸围了个水泄不通。

慎守勤就这样守着自己对燕山君的无比忠诚离开了这个世界，慎氏全家也都被反正军赶尽杀绝。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被一个死里逃生跑出来的侍女通报给了后来成为中宗皇帝的晋城大君。

但是身为慎守勤的女婿，又是燕山君同父异母兄弟的晋城大君不但什么都没说，连父亲死于非命的噩耗从天而降的慎氏也被看管起来，不准外出，因为目前国家的这种混乱状况谁都无法预料今后将会发生什么事，年轻的夫妇二人只能在瑟瑟凉风中噙着眼泪不停地颤抖着。

这时，身披战甲的朴元宗突然率领一队人马直奔晋城大君的府邸而来，并叩门请求觐见大君。

晋城大君十分害怕，所以说什么也不敢开门，只是一个人躲在里面不停地哆嗦。

“我们奉大妃（大妃：晋城大君的亲生母亲）懿旨将拥立您登上皇位，请您快点打开大门！”

5

下人们赶忙把这个口讯禀报给晋城大君。

晋城大君一直以为来人是要杀掉自己的强盗土匪，他觉得与其死在这群匪徒手中，不如干脆来个自我了断，所以他已经拔出挂在墙上的环刀准备自刎。

看到这个情景的妻子赶紧夺下丈夫手中的刀。

“不要那么急于下结论，先看看外面的动静再做决定不迟，你等一下，我到外面看看就回来。”

慎氏说罢走出房间去了。

慎氏走到大门前，透过门缝向外看了看，只见朴元宗身披战甲高高地坐在马上，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杀气，而且所有兵士所骑战马的马头都没有朝向府邸大门这边，而是将马尾朝向大门。这样看来他们绝不是要包围晋城大君的府邸，而分明是为了要护卫晋城大君。

聪明过人的慎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判断出了这层深意。慎氏脸上带着开心的神色，加快脚步走进屋内对丈夫说：“他们没有别的意思，你赶快吩咐他们把门打开迎接朴元宗进来吧！”

“你怎么知道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呢？”

“如果那些人真的有恶意，他们早就集合几千名兵士撞开大门闯进来了。我透过门缝观察了一下，朴元宗的部队虽然个个身披战甲，但是眼睛里没有丝毫杀气，数千名兵士全部以马头朝向大街的方向，这就说明他们是担心会有突发状况所以来保护你的，你不用再担心了，赶快打开大门让朴元宗进来吧！”

晋城大君终于放心了，他匆忙换上妻子慎氏为自己准备的衣服，打开大门迎接反正众臣。

“前任皇帝燕山君暴虐无道，天下终将归殿下您所有，我们奉大妃的懿旨辅佐您登基称帝，请您马上乘坐臣等为您准备的龙辇随我们进宫去吧！”朴元宗代表反正众臣对晋城大君说。

晋城大君与慎氏一起乘坐龙辇进入皇宫后，着龙袍，顶珠冠，登上龙座成为中宗皇帝。

中宗从这一天起更加珍视自己的妻子慎氏，无论大小事情都要先和她商量后再做决定。

做皇帝治理天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是迈出一只脚走路还是整个身体的移动都要处处小心谨慎才行，即使中宗因为年纪尚小在皇宫中还需要锻炼，但是因为他是皇帝，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负起这个责任。

在这深宫之中只有常伴身边的慎妃是可以完全信任的，中宗只要离开慎妃身边一刻也会觉得空虚而不知所措。

但是令人窒息的痛苦黑暗的命运帷幕正在他们面前缓缓地升起。

这是中宗登基称帝不过第七天的那个早晨发生的事。

被一致认为是反正功臣之首的大功臣朴元宗携文武百官朝见天子后慢慢地走上了朝台。

“中兴功臣朴元宗率领文武百官叩请吾皇今天就颁诏废掉慎皇后！”

霎时间仿佛一个晴天霹雳，中宗皇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作为当朝的臣子怎么可以坐在那里要求废掉一国之母呢？皇上确实大吃了一惊。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

“你是说要朕废掉皇后吗？”

年轻的皇帝说这话时声音有些微微颤抖，毕竟在这些猛虎般凶狠的



老功臣面前他是一个力量太过于薄弱的年轻皇帝了。

“是的，陛下。”

老将军朴元宗没有丝毫惧怕皇帝的意思，平静地回答道。

“她犯了什么罪吗？”

中宗勉强问了这样一句。

“她本人并没有犯什么罪，但她是逆臣之女。”

朴元宗双目圆睁，这绝不是君臣之间应有的礼节，他们两人似乎已经交换了君臣的位置。

“你说她是叛臣之女？”

说到叛臣，年轻的皇帝心里不由得一惊。

“臣等为陛下登基而策划推翻前皇帝的革命反正义举时，最先找到皇后殿下的父亲慎守勤商量，但是慎守勤却宁愿为燕山君而死也不同意为您参加那次的反正义举，无可奈何之下臣等只好用那样的方法处置了慎守勤。但是令臣等惶恐的是现在慎守勤的女儿却在皇宫之中服侍陛下您，臣等无法接受一名当初反对反正义举的叛臣之女作为陛下的皇后即一国之母，如果慎妃继续坐在皇后的位置上，我们这些功臣们恐怕整日都会生活在一种惶恐不安之中，如果这些功臣们心神不宁，那么势必影响到整个国家，陛下深明大义，请立即下旨废掉慎皇后。”

7

年轻的中宗皇帝突然感到一阵眩晕，皇冠下的额头处已经冒出了丝丝冷汗。

慎皇后是中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妻子，秀外而慧中，与自己感情如此深厚的结发之妻他怎么忍心如此对待她呢？虽然自己现在已经贵为一国之君，但此时才真切地体会到高处不胜寒，不知道自己今后还会遇到怎么样的磨难，而妻子又绝不仅仅是秀外慧中，还具备过人的智慧和出色的判断力，发生在前几天的那次反正叛乱，刹那间军队就包围了自己的家，因为自己是燕山君同父异母的兄弟，看到发生这样的叛乱怒气油然而生，但是看到那样的阵势又觉得与其死在这些反正军的手里不如自己了断来得干净，因此他准备拔剑自刎，就在这时妻子冷静地夺下自己手中的刀，勇敢地走出大门替自己去观察门外军队的状况，她看到所有兵士所骑的战马都是马首向外站立，由此迅速地做出了判断和决定，自己才能有坐在皇位上的今天。这样难得的贤妻我怎能如此背信于她？年轻的中宗心里很

不是滋味。

早知今日，当初为什么要答应当这个皇帝啊！中宗心中不禁发出这番慨叹。但是眼前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他也要对大臣们有个交代，他几次张开嘴但舌头却像打了结一样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一时感觉到头痛欲裂，后背也有阵阵凉气逼来。

世界上怎么会有像我这么倒霉的皇帝呢！他不禁如此想到。

原来我不是真正掌权的人，那些拥立我登上皇位的反正功臣才是掌握朝廷大权的皇帝啊！中宗这时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即使他们才是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的皇帝，也没有权力决定别人妻子的去留啊！

年轻的中宗皇帝不知突然从哪里涌上一股强烈的自尊，双眼直视着那些所谓的功臣们，可是当他接触到猛虎般无所畏惧的反正功臣朴元宗的目光时，他感觉到一种无声的威严，同时也在催促他做出回答，他的王者气势立刻又烟消云散了。

8

这种事情即使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啊！

年轻的皇帝避开朴元宗凌厉的目光低下了头。

“陛下，请您尽快下旨吧！”

朴元宗很明显是在逼迫中宗尽快做出决定，功臣朴元宗说话的声音洪亮如钟，久久地回荡在空旷的大殿上。中宗皇帝感觉到一股阴暗的气流从自己坐着的龙椅底下渗入全身，他一下子站起身来。

“你们让朕如何毫无缘由地抛弃从小和朕一起长大，与朕同生死、共患难的结发之妻呢？”

中宗的这句反驳似的哀怨的话声小得几乎听不到。

功臣朴元宗的眼睛里燃起邪恶的火苗，他眼珠一转又对中宗说道：“陛下的心情我们做臣子的完全可以理解，但要把慎妃视做正妃臣等实在难于从命，天下不是陛下您一个人的天下，也是臣等的天下啊，如果陛下不能接受臣等的建议恐怕国家将会后患无穷啊！”

在朴元宗声如洪钟的言语之下众臣都开始小声抽泣起来，这绝不是请求中宗的同意，而是在威胁、恐吓和威逼他服从。

年轻的中宗突然心生一计。

“这样吧，不要一下子把她赶出皇宫，先将她贬为后宫嫔妃如何？毕竟